



八二

服部文庫  
117  
340  
2





117  
340  
2

莊子翼卷之三



北海焦 竝弱矣編訂  
建業王元貞孟起校刻

大宗師第六

郭註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富其所宗而師者無心也

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者至矣知天之所為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為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天者是知之盛也雖然有患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且有真人



而後有真知何謂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  
 暮士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  
 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能登假格於道也  
 若此

**郭註** 知天人之所為者皆自然也則內放其身而外  
 冥於物與眾玄同任之而無不至也天者自然  
 之謂也夫為為者不能為而為自為耳為知者不能  
 知而知自知耳自知耳不知也則知也則知出于不  
 知矣自為耳不為也不為也則為出于不為矣為出  
 於不為故以不為為主知出於不知故以不知為宗  
 是故真人遺知而知不為而為自然而生坐忘而得  
 故知稱絕而為名去也人之生也形雖七尺而五常  
 必具故雖區區之身乃舉天地以奉之故天地萬物  
 凡所有者不可一日而相無也一物不具則生者無

由得生一理不至則天年無緣得終然身之所有者  
 知或不知也理之所存者為或不為也故知之所知  
 者寡而身之所有者眾為之所為者少而理之所存  
 者博在上者莫能器之而求其備焉人之所知不必  
 同而所為不敢異異則偽成而真喪矣或好知不能  
 以困其百體所好不過一技而舉根俱弊斯以其所  
 知而害其所不知也若夫知之所盛者知人之所為有  
 分故任而不強也知人之所知有極故用而不蕩也  
 故所知不以無涯自困則一體之中知與不知間相  
 與會而俱全矣斯以其所知養其所不知也有患若  
 言知雖盛未若遺知任天之無患也夫知者未能無  
 可無不可故必有待也若乃任天而生則遇物而當  
 矣所待未定言有待則無定也吾生有涯天也必欲  
 益之入也然此人之所謂耳物無非天也天也者自  
 然也人皆自然則治亂成敗遇與不遇非人為也皆  
 也自然耳有真人而後天下之知皆得其真而不可亂  
 也不逆寡則所順者眾不雄成則不恃其成而處物  
 先不暮士則縱心直前而羣士自合非謀藝以致之



直自全當而無過耳非以得失經心也若然者理固自全非畏死也故真人陸行而非避濡也遠火而非逃熱也無過而非措當也故雖不以熱為熱而禾嘗赴火不以濡為濡未嘗蹈水不以死為死未嘗喪生故夫生者豈生之而生哉成者豈成之而成哉故任之而無不至者真人也豈有繫意於所遇哉言夫知之登至於道者若此之遠也

**呂註** 知天之所為則知吾之所自生者天也莫之為而人無與焉知之所不能知也知之所能知者人之所為則以其所知養其所不知言以知養生非以生隨知所以能盡年而不中夭也世所謂知之盛者無過於此然不免有患蓋所謂知天知人必待知而後當知非道之真而待以為當所謂待固未定也則安知吾向之所謂天者非人乎所謂人者非天乎唯真人有真知則以不知知之而無所待也天下是非不一則從衆而已從衆則不免于逆寡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剛則不免于雄成也詢謀僉同則不免于

素而無我則雖過也不得不過何悔之有雖當也不得不當何自得之有若然則登高我為也將誰保水火亦我所為也將誰濡且熱知固非道而真人真知能登假于道也若此

**新傳** 天人皆道而盡道者能知天人之所為知天人之所為之妙理以不知知人則盡于有為之極致此即老子無欲觀妙有欲觀微之說也至此不可謂非知之盛矣而猶有患者知天人之二不知其一也達觀者知天人大同渾然無別則所謂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矣故曰庸詎知天之非人乎人之非天乎有真人而後有真知真知者不知也乃能持其順以待少守其雌而若缺不謀不致而士自來合故曰不逆寡不雄成不篡士真人如此安有于過歟一或有過則不以得失介于心不介于心則無心于物也無心于物則與物不違而物亦不傷之矣此非真道之有異



乎人益由以真知而入道故也故曰知之登假于道也若此

**管見** 寡謂貧約之時成謂盛大之時處約當以順逆則言生處盛當以謙雄則禍至暮士以事釋之

義長即云不思慮不豫謀是也若然者應酬接物之間過於事情蓋適然耳何悔之有當於事情亦適然耳何自得之有譬夫飄瓦虛舟無心於物故物亦不忌之以是而登高何者為標以是而入水火何者為濡與熱哉因知而升至於道循若此况忘知而頓悟者乎

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

深真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嗑死言

若哇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古之真人不知悅生不

知惡死其出不訢其以不詎脩然而往脩然而

來而已矣不忌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

復之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助天是之謂真人

**郭註** 寢不夢無意想也覺無憂遇即安也食不甘不理

哇氣不平暢也深根寧極然後反一無欲故嗜欲深者天機淺也不知悅生惡死者與化為一體不訢不詎者泰然而任之也偷然往來者寄之至理故往來而不難也終始變化皆忘之美豈直遺忘其生而猶復探求歟意邪受而喜者不問所受者何物遇之而無不適也忘而復者復之不由於識乃至也夫人生而

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物之感人無窮人之逐物無節則天理滅矣真人知用心則肯道助天則傷生故不為也

**呂註** 無思慮則寢不夢無嗜欲則食不甘然後其息深深而以踵矣踵者氣之元息之所起身以

難 益



足為踵息以所自起為踵皆以其至下言之深之又深則至於無息矣衆人失守而屈服者其蓋言若蛙求息以踵可得乎其天悅淺物觸則發也其息以踵則去物遠矣知生而悅皮而惡出而誦入而距以棄其所謂脩然者則是以心捐道愛生而求其生之所始畏成而求其成之所終不能喜而受之忘而復之昧于自然而益生焉是以人助天也

**疑獨** 心無思者竟閑而不遊乎物其寢所以無寢形無為者神閑而不後於物其竟所以無憂味無味者味味而不味于味其食所以不其

**循本** 息之深者如藏于足息之淺者如出于喉其實氣海為息之根帶天旋者天然之氣旋即息也

**筆乘** 出世為出即生也來也始與受也返造化為入即死也往也終與復也知其始之未始有始也

則不念其所始矣知其終之未始有終也則不求其所終矣如此則可以出入造化遊戲於生而奚悅與惡之有心捐道者心一有所愛即捐道矣道無生而人有一心非棄道而何人助天者即老子狹其所君厭其所至求蓋于有生之外者也而真人不然則知怖死生求出離猶為第一義也

若然者其心志其容寂其顙顙反去執 凄然似秋爨喧

然似春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故聖人

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利澤施乎萬世不為愛

人故樂通物非聖人也有親非仁也天時非賢也

利害不通非君子也行名失已非士也以身不真非

役人也若狐不借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沱

莊子翼 卷之三



申徒狄是役人之後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

循本孤不借古賢人務光黃帝時人耳長七寸胥餘尸子云箕子名或云比干申徒狄賤人荀子載其負石沈河

郭註 所居而安為志寂者雖行而無傷於靜也頽木也喜怒通四時言體道念變者與寒暑同其溫嚴而未嘗有心也然有溫嚴之貌生殺之節故寄名于喜怒耳與物宜者言無心於物故不奪物宜無物不宜故莫知其極也其用兵也因人心之所欲合而合之故不失人心也夫白曰登天六合俱照非愛人而照之也故聖人之在天下煖然若陽春之自和故蒙澤者不謝凄乎若秋霜之自降故凋落者不怨夫聖人無染也直莫之塞而物自通耳無親也任理而物自存耳天時者未若忘時而自合之賢也不能是之塗而就利違害則傷德累當矣善為士者遺名而

矯

自得故各當其實而福應其身自失其性而矯以從物受役多矣安能後人若狐不借務光之徒斯皆合已徇人徇彼傷我者也

**呂註** 其心志者志于道也容寂則神凝不動類類則反利無態斐然似秋非有所惡煖然似春非有所愛喜怒通四時則同乎天和所以與物宜也公因而不失人心吾無心于惡之也澤萬世不為愛吾無心于愛之也其于物也因其自適其于仁也天下兼忘其于時也行藏在我困而不失其所守者君子所守異乎九民者士也忘高深遺外生者役人也故自聖人仁資以至役人雖尊卑貴賤之不同要皆有所謂直然後足以充其名若狐不借務光之徒皆役人之役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唯無所為而為之乃所以自適其道也

**筆乘** 志字趙氏正為忘字與容寂義協其論似當吉甫解後人蓋本胥靡登高不懼遺棄也意則

莊子集

卷之三



妙矣然以下文役人之後  
語觀之尤覺于玄為數

古之真人其狀義而不朋若不足而不承與乎其觚  
 而不堅也張乎其虛而不華也邴邴乎其似喜乎崔  
 乎其不得已乎濔乎其似也與乎其止我德也厲乎  
 其似世乎警乎其未可制也連乎其似好閉也悅  
 乎其忘其言也以刑為體以禮為翼以知為時以德  
 為循以刑為體者綽乎其殺也以禮為翼者所以行  
 於世也以知為時者不得已於事也以德為循者言  
 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而人真以為勤行者也

濔 免

郭註

義而不朋與物同宜而非朋黨也冲虛無餘若  
 不足也下之而無不上若不足而不承也觚而  
 不堅常遊於獨而非固守也虛而不華曠然無懷乃  
 至於實也邴邴似喜至人無喜暢然和適故似喜也  
 崔乎不得已者動靜行止常居於然之極也濔乎進  
 者不以物傷已也與乎止者無所趨也厲乎似世者  
 至人無厲與世同行故若厲也警乎未可制者高放  
 而自得也連乎似好閉者綿邈深遠莫見其門也悅  
 乎忘言者不識不知而天機自發也刑者治之體而  
 非我為禮者世之自行而非我制知者時之動而非  
 我唱德者彼所循而非我作以刑為體者任治之自  
 殺雖殺而寬也以禮為翼者順時之所行故無不行  
 也夫高下相受不可逆之流也小大相尋不得已之  
 勢也曠然無情羣知之府也承自流之會若師人之  
 極者奚為哉任時世之知委必然之事付之天下而  
 已丘者所以本也以性言之則性之本也夫物各有  
 足是於本也付羣德之自循斯與有足者至於本也  
 本至而理盡夫九此皆自彼而成成之不在已則雖



處萬機之極而常閒暇自適忽然不覺事經躬行  
然不識言之在口而人之大迷真謂至人之爲勤行  
也者

**詳道**

其狀義而不朋不可得而親疎若不足而不  
不可得而貴賤觚而不堅行雖不圓而非固守  
虛而不華文雖弗實而非滅質耶乎其似喜暢然自  
適也惟乎不得已迫而後應也濟乎進我色齋精於  
內發神於外也與乎止我德利用于外不蕩於內也  
厲乎警乎連乎三者至爲去爲也愧乎其信至善去  
言也真人之道至於去爲去言者以禮禮知德爲本  
而已矣經中多以由喻道立喻德藐姑射之山隱矣  
之丘與具茨之由崑崙之丘是也真人之道用之不  
勤而人真以爲勤行者是觀萬物之衆而疑天地離  
勞之

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心也一其不一也

一其心與天爲徒其不一與人爲徒天與人不相勝  
也是之謂真人歟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夫也人之  
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彼特以天爲父而身猶愛  
之而况其卓乎人特以有君爲愈乎已而身猶以之  
而况其真乎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响以濕相濕  
儒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與其譽余堯而非桀也不  
如兩忘而化其道

**郭註**

常無心而順彼故好與不好所善所惡與彼無  
同天人均彼我不以其異乎不一也人徒也夫真人  
也彼彼而我我者人也真人同天人齊萬物致不

莊子真經卷之三



相非天人不相勝故曠然無不一冥然無不一任而玄  
 同彼我也其有夜且之常天之道也故知外生者命  
 之極非矣然也若夜且耳奚所係哉真人在晝得晝  
 在夜得夜以夜生為晝夜豈有所不得乎人之有所  
 不得而憂慮在懷皆物情耳非理也真者獨化之謂  
 也夫相因之功莫若獨化之至也人之所因者天也  
 天之所生者獨化也人皆以天為父故晝夜寒暑猶  
 安之而不致惡况卓爾獨化至於玄冥之竟又安得  
 而不任之哉真者不假於物而自然也夫自然之不  
 可違豈直君命而已哉故證以涸魚之喻與其不足  
 而相愛豈若有餘而相忘夫非譽皆生於不足至足  
 者必善惡遺於外生與變化為一曠然無不適矣又安  
 知堯桀之所在邪

**呂註** 夫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異故其好之者美  
 與善也而羨善出于此不好之者惡與不善而  
 惡與不善亦出于此則好與不好一也一猶水之湛  
 然者其不一猶水之波流亦水而已知此則非獨出

命疑當作命

而後止也然有一有不二者其一與天為徒退藏于  
 密也其不一與人為徒吉凶與民同患也莫之致而  
 致者命莫之為而為者天則人之有所不得與此物  
 之情也吾何為哀樂於其間哉以天為吾之所自生  
 身猶愛之况生之所自生其為父也卓矣獨不愛之  
 乎苟惟知其卓者而愛之則生無足所明矣人特以  
 有君為愈乎已身猶愛之而况其真乎苟知其真者  
 而聽之則友無足眩明矣性命之源潤處乎人偽之  
 陸而响濡以仁義之濕沫不若相忘于道術之江湖  
 而不知知生聚散也蓋悅生惡死者情無死無生者  
 道譽堯非桀亦情而已知兩忘非齊而

**新傳** 真人無心其好惡所以一也真人抱一不二所  
 以同也無心而一則任自然故曰與天為徒也  
 抱一而同則或使然故曰與人為徒也毀譽者世情  
 之變聖人雖為之慮而心實無有若夫遺世情而特  
 以兼忘為是則何以與人為徒哉此莊  
 子之所非而世之愚儒反以非莊子也



一毫一無一字

副墨 到此方發 出所以不悅生 惡死之快 故即悅也  
不好即惡也 所以不悅不惡者 知其一故也 一  
即天也 知其一則不以人助天 不以心損道 所謂必  
有真人而後有真知者 知此而已 情實也 故生有命  
如天有夜且之常 非人力可得 而每此物之來理所  
謂身與真者也 人之不能與此道 猶魚之不能與水  
苟離于此 則一者不一 而是非毀譽 豈然以生矣 孰  
若兩忘而化于道者 之為得乎 此便是其一者 一其  
不一者 一不惟是非毀譽 當付之兩忘 至於成生大  
復亦兩忘之而一毫 不以心助與焉 蓋死生 魚不一而  
其一者 未嘗不一也

夫大塊載我以形 勞我以生 佚我以老 息我以死 故  
善吾生者 乃所以善吾死也 夫藏舟於壑 藏山於澤  
謂之固矣 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 而舂昧者不知也  
藏小大有宜 猶有所避 若夫藏天下於天下 而不得  
所避 是恒物之太情也 特犯人之形 而猶喜之 若人  
之形者 萬化而未始有極也 其為樂可勝計邪 故聖  
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避 而皆存善 夫善 老善始善  
終 人猶效之 又况萬物之所係 而一化之所待乎  
郭註 夫形生老死皆我也 故形為我 載生為我 勞老  
為我 佚死為我 息四者 雖愛未始非我 我奚惜  
哉 死與生皆命也 無善則已有善 則生不獨善也 故  
若以吾生為善乎 則吾死亦善也 方言生與死化之  
不可逃 故先舉無逃之極 然後明之以必變之符 將  
任化而無係也 夫無力之力 莫大於變化者也 故乃  
揭天地以趨新 負山嶽以舍故 故不暫停 為息已涉新  
則天地萬物無時而不移也 世皆新矣 而固以為故



与

舟山曰易而視之甚前今交于竟而失之在冥中去矣故向者之我非復今我也我非今俱往豈常守哉而世莫之覺謂今之所遇可係而在豈不昧哉不知與化為體而思藏之使不化則雖至深至固各得其所宜而無以禁其且變也故夫藏而有之者不能得其適也無藏而任化者變不能變也無所藏而都任之則與物無不冥身化無不一故無內外無死生體天地合變化素所逐而不得矣此乃常物之太情非一曲之小意也人形乃是萬化之一遇耳無極之中所遇者皆若人也豈特人形可喜而餘物無樂邪本非人而化為人也豈特人形可哀而餘物無悲乎所遇也變化無窮何所不遇所遇而樂樂豈有極乎夫聖人遊於變化之途放於日新之流萬物萬化亦身之萬化化者無極亦身之無極誰得遊之哉夫於生為公而於死為存於死為存則何時而非存哉夫自均於百年之內不善少而否老未能體變化齊然生也然其平粹猶足以師人也况玄同萬物而化為體其為天下之所宗也不亦宜乎

矣

**呂註** 太塊之於我固無情也苟為善吾生則善吾死必矣吾何悅惡哉物無大小心存則存心亡則亡苟為非道未有存而不去者故藏舟於壑山于壑壑可謂固矣吾心遺則忽然失之夜半玄極之時有物於此從而藏之玄極之妙非有九者能若是乎夫藏小大得宜而猶有所遊以有涯之生藏無窮之宇宙而欲其無遊豈常物之情哉天下者萬物之所得所一而藏于所一則彼有力者雖欲負之而走將安之哉非真知不足以及與此

**擊論**

莊生之所以藏舟仲尼之所以逝川斯皆感往徒知年往不竟形隨是以梵志出家白首而歸鄰人見之曰昔人尚存乎梵志曰吾猶昔人非昔人也鄰人昔愕然非其言也所謂有力者負之而趨昧者不覺其斯之謂歎

**江通**

物與化為體體隨化而遷百年之中太化有四復于其間時變歲遷日改月化雖十息之頃味



微

於前後新故不同譬彼風之擊水前波非後波燈之  
在缸後較非前較佛仰之間已形萬變味者濬移于  
造化但觀已形之陳跡不知造化之默運于物之成  
而樂其成不知虧之之理已伏矣于物之虧而嘆其  
虧不知成之之理已進矣揚子大玄言月闕其東不  
知開明于西蓋言太化之密移虧成之迭進也求之  
于身百年之役顏色智態皮膚爪髮無日不異亦已  
明甚奈何其不自悟邪此莊生論藏也孔子嘆逝川  
之義也

**管見** 藏舟藏山喻人處造化中欲逃造化之遷變不  
可得也凡天下之物有藏必有遷遷則不存矣  
唯其無所藏故物不得遷而皆存物不得遷而皆存  
之處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是也得是而遊焉任其  
無心之遇曠然達觀無往不存此藏天下于天下之  
道也雖出機入機生化萬變見其日新耳物安所逃  
哉世人執于私見往往認物以為己有謂舟山為不  
遷之物壘澤為可藏之地形質有不化之方不悟夫

樞

惡

冥樞潛運寸晷不停物與地者與形俱化而不自知  
也然則欲超遷化將有道乎曰無藏無執心與天遊  
又惡知所謂遷化哉

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  
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  
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  
深先天地生而不為父長於上古而不為老稀  
氏得之以擊天地休戲義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  
終古不志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不得之以襲皇  
崑馮夷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大山黃帝

莊子

齊物論

卷一



得之以登雲天顛頭得之以處玄宮禹強得之立乎  
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  
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奄  
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

**郭註** 有無情之精故無為也有常無之信故無形也  
古今傳而宅之莫能受而有之咸得自容而莫  
見其狀未有天地自古固存明無不待有而無也無  
也豈能生神哉不神鬼帝而鬼帝自神斯乃不神之  
神也不生天地而天地自生斯乃不生之生也故夫  
人之果不足以神而不神則神矣功何足有事何足  
恃哉夫道在高為無高在深為無深在久為無久在  
老為無老無所不在而所在皆無也且上下無不格  
者不得以高卑稱也內外無不至者不得以表裏名  
也與化俱移者不得言久也終始常無者不得謂老

也自稀事氏得之至此列星言得之於道乃所以明  
其自得耳道不能使之得也我之未得又不能為得  
也然則凡得之者外不資於道內不由於已掘然自  
得而獨化也夫生之難也猶獨化而自得之矣既得  
其生又何患于生之不得而為之哉故為生果不足  
以全生以其生之不由于已為也而為之則傷其真  
矣

**呂註** 耳自得之而視聽手足得之而運動豈不有情  
乎寒暑得之而往來萬物得之而生育豈不有以  
信乎然求其為之者不可得是無形也或不言而喻  
或目擊而存是可傳也而莫得而有之不可受也以  
心契之昭然而合是可得也而莫得其朕不可見也  
萬物之生未嘗無本根而此則自本自根萬物因天  
地而後有此則未有天地自古周存鬼帝得我以神  
我則不神雖鬼帝猶無靈響也天地得我以生我則  
不生雖今日猶為太極也高深言其形久老言其時  
我則無形無時所以道隱無名也古之聖人隱顯不

深 根  
注  
卷之三  
十三

喻



同未有不得道而為聖者非特狝亭氏至於傳說而已道為天下毋自天而下未有不得道而立者非特維斗日月而已此其所以為太宗師歟

**筆乘** 太宗師者道也至此方明說出道無形無為也而曰有情有信者自有以觀其微者言之也情

靜之動信者動之符即老子其中有信之信也太易者未見氣太初者氣之始未見氣為父則氣者母也

北斗天之網維故曰維斗堪坏神名人面獸形焉夷清冷傳曰華陰潼鄉隄首人服入石得水仙是為洞

伯一云以八月庚子浴于河而溺成有吾山神不灰至孔子時黃帝得道登天即崑湖上升之事玄宮北

方之宮月命曰其帝顓頊其神玄冥是也禹強海神山海經曰北海之渚有神人面鳥身理兩青蛇踐兩

赤蛇名禹強西王母山海經曰狀如人狗尾蓬頭戴勝善嘯居洵水之涯漢武帝內傳西王母與上元夫人降帝美容貌神仙人也少廣山名云西方空界

之名傳說一星在尾上言其乘東維騎箕尾之間也

令

戴

箕斗為天漢一  
渭之東維

南伯子葵問乎女偶禹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

何也曰吾聞道矣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邪曰惡惡

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

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

其果為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

矣吾猶守而告之參三日而後能外天下已外天下

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

九日而後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朝徹而後

莊子內篇齊物論  
參三  
十日



後

能見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  
 成不生殺生者不灰生者不生其為物無不將也  
 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其名為櫻寧櫻寧也  
 者櫻而後成者也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  
 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洛誦之孫聞  
 之瞻明瞻明聞之聶許聶許聞之需後需後聞之於  
 烏謳於謳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寥參寥聞之疑始  
 殺生李也云忘生崔云除其營生也故不灰  
 生生李也云矜生崔云常營其生也故不生  
 郭註聞道則任其自生故氣色全也外猶遺也物者  
 朝外所須切已難忘外生則都遺之也遺生則

郭註

斯

粗

不惡灰不惡灰故所遇即安豁然無滯見幾而作斯  
 朝敵也當所遇而安之念先後之所接斯見獨者也  
 無古今與獨俱往也係生故有灰惡灰故有生無係  
 無惡則無死無生矣任其自將故無不將任其自迎  
 故無不迎任其自毀故無不毀任其自成故無不成  
 夫與物冥者物繫亦繫而未始不寧也物繫而獨不  
 繫則敗矣故繫而任之則莫不曲成也玄冥者所以  
 名無而非無也夫階名以至無者必得無於名表故  
 雖玄冥猶未極而又推寄於參寥之玄也自然  
 之理有積習而成者蓋階近以至遠研粗以至精故  
 乃七重而後無之名九  
 重而後疑無是始也

呂註

人聞道則憂患不能入所以年長而色穉有聖  
 人之道者得其大本大宗有聖人之才者以是  
 道推之天下國家也上梁倚有其才而無其道故宋  
 而告之由相以至精也已外天下而後外物外物而  
 後外生外生而後朝徹言沈冥于有身自省至是徹  
 而為且也見獨者彼是各得其偶無古今參萬歲

莊子

卷之三

十一



而一成純也。不生則成者我殺之而我未嘗成。生者我生之而我未嘗生。將迎成毀雖皆攫之而我未嘗殆。故名曰攫寧。攫寧者攫而後成者也。道以體之為正。則文墨所論者乃其副也。洛誦謂綿洛貫衆而誦之。子孫者言道之所生在乎此也。瞻明見理之明。聶許踊而行之也。需役需物而使之於誼。歌以樂之也。自副墨至瞻明學而有所見。自攝許至於誦行而至於樂然皆未足以為道之體。玄冥則無見無知。參寥則無亦不立疑其為始也。而莫知其為始乃其所以始也。

**循本** 朝徹者一朝而透徹不俟七日與九日也。攝形也。而不生將送也。攫觸也。副墨洛誦假文墨之名。瞻明聶許假耳目之名。需役於誼假夫歌誦之名。參寥者參合寥曠迷也。之始則玄之又玄矣。

**副墨** 上既言得道此則言道不易聞不易傳也。外天下與外物異。入下遠而物近。天下疎而物親。故

詠

成

成

外天下易外物難。外物易外生難。外生者忘我也。忘我而後能朝徹。朝徹而後能見獨。獨者與物無匹也。見獨則無古今無去來。而可以言道矣。既又自解何。以入于不生不死。蓋殺生者不灰。生者不生。殺生者心灰而神活也。生者心活而神灰也。天下將迎者。毀與援為攝。世人心遊其間。一心方將。一心迎之。一心畏毀。一心成之。生滅憧憧無有了歇。其有惡此者。又欲撥而去之。不知陰生滅之心。亦生滅也。惡能入乎不灰不生之鄉哉。今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因其自至而我無容心。此則名為攫寧。攫寧者攫而後成者也。謂于世夢擾擾之中而成大定。此則不壞世相而成實相。豈與斷滅種性以未成者同乎哉。副墨書也。洛誦言也。瞻明視也。聶許聽也。需役行也。於誼歌也。玄冥深沈參寥空廓。疑始疑其始而未始有始也。言道得之言語文字而領之以以心會之。以神則已之朝徹而獨見者也。

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為首。

疑疑

未一作求



以生為春，以死為尻。反。蓋。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為友。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為此拘拘也。」曲偻發背，上有五管，頤隱於齊肩，高於頂，句，贅指，天陰陽之氣有沴，麗其心間，而無事，跣，田，躡，而鑑於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為此拘拘也。」子祀曰：「女惡之乎？」曰：「予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為雞，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為彈，予因以求鴉炙；浸假而化，予之

木一

百

百

死，此是故莊子將明流統之所宗，以釋天下之可悟。若直就稱仲尼之如此，或者將據所見以排之，故楚聖人之內迹而寄方外，于數子宜忘其所寄，以尋述作之大意，則夫遊外弘內之道，坦然而在，于之書故是趨俗蓋世之談矣。夫弔者方內之近事也，施之方外，則陋遊乎天地之區者，皆冥之故，无二也。以生為附贅，懸疣，此氣之時聚，非所樂也，以死為決疔，潰離，此氣之自散，非所惜也，或生代謝，去始有極，生之俱往，則無往不可，故不知勝負之所在，因也。或生聚散，變化無方，皆異物也，無異而不假，所假雖異，其成體，故忘肝膽遺耳目，任理而冥往，五藏猶忘何物，足識哉！未始有識，故能放身於變化之途，交同於反覆之波，而不知終始之所及也。所謂無為之業，非拱默也，所謂塵垢之外，非伏于山林也。其所觀示于衆人者，皆其塵垢耳，非方外之冥物也。于貢不聞性與天道，故見其所依而不見其所以依也。夫所以依者，不依也。世豈覺之哉！戮民者以方內為桎梏，明所貴在方外也。夫遊外者，世內離人者，合俗故有天

莊子

卷之三

二十一



下者無以天下為也是以遺物而後能入羣雖忘而後能應務愈遺之愈得之苟居斯極則雖欲釋之而理固自來斯乃天人之所不敵者也吾并汝共之言雖為世格桎但為并汝共之耳明已恒自在外也人之并魚所造雖異其於由無事以得事自方外以其內然後養給而生定莫不皆然各自足而相忘也能遊外以冥內任万物之自然使天性各足而帝王道成斯乃畸於人而侔於天也以自然言之則人無小大以人理言之則侔於天者可謂君子矣

**呂註** 相并於无相為於无相為歸根復命之妙也登天則遂于大明之上遊霧則入于杳冥之門故燒挑無極无所終窮彼以反真為樂則極尺而歌乃其真也先王制礼使人平好惡而復人道之正則以反真為樂者豈非禮意哉遊方之內則并人為徒故徒故以反真為樂而不足哀遊方之外則并人為徒故以反真為哀而無敢樂若二人者并之為徒而樂其友則倍成忘生者衆矣无二人者則綢繆於外生之間

而不能解亦至人之所哀也內外之志不同此所以不相及孔子使子貢往弔欲其知礼意不出乎性命之情而天下之妙理有不在礼法之間也遊乎天地之氣則非陰非陽以生為附贅聚疣則以生為喪而後之以成為决潰癰則以成為反而樂之也假于異物託于同体則非以為實肝膽耳目忘而遺之則反復終始不知端倪又安能為世俗之礼哉孔子以為已則遊方之內而盛稱方外之高乎真疑其魚遊方內而所依或不在此盖所遊者迹所依者心也天之參良言天刑之不可解若孔子則体性抱神以遊於俗安有所依足以累其心哉是以遊方內而不必出安天刑而不必解也又引真以喻入窾池而養給不必大水也無事而生定不必方外也相忘江湖則非特窾池而已相忘道術則非特無事而已畸人侔天所以外而不內也天之小人人之君子則謹于礼法而不知性命之情者是也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戚

莊子集解 卷之三 三十一



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  
 得其名者乎回一怪之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  
 於知矣唯簡之而不得夫已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  
 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若化為物  
 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  
 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吾特與汝其夢未始寤者邪且  
 彼有駭形而無損心有且宅而無情矣孟孫氏特覺  
 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  
 知吾所謂吾之乎且汝夢為鳥而厲乎天夢為魚而

及笑獻笑不及排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夫一且韻  
 一書

**郭註** 魯自現其禮頤回察其心至死生之理應內外  
 簡擇或生而不得其異若春秋多夏四時行耳已簡  
 而不得故無不安無不安故不以死生樂意而付之  
 自化也或生宛轉自化為一猶乃忘其所知於當今  
 豈待所未知而憂憂哉已化而生焉知未生之時方  
 化而或焉知已死之後故無所避就而與化俱生也  
 夫或生猶寤夢耳今夢自以為寤則無以明寤之非  
 夢也苟無以明寤之非夢則亦無以明生之非死矣  
 或生或死未可知所當其所以無不自得何為在此  
 而憂彼哉有駭形無損心者以變化為形之駭動耳  
 故不以死生損累其心也

故不以死生損累其心也



之變為日宅之日新耳其痛不以為死也夫常竟者無往而有逝故人哭亦哭自是其所宜也亦生變化吾皆吾之既皆自吾吾何失哉未始失吾何憂哉無逆故人哭亦哭無憂故哭而不哀靡所不吾也故玄同外內彌貫古今與化日新豈知吾之所在也夢為鳥夢為魚言無往而不自得也竟夢之化無往而不可則死生之變亦無時而足惜也所造皆適則忘適矣故不及笑推者推移之謂禮哭必哀獻笑必樂哀樂存懷則不能與適推移矣今孟孫常適故哭而不哀與化俱往也安於推移而與化俱去故乃入于寂寥而與天為一也自此以上至於子祀其致一也所執之喪異故歌哭不同

呂註 夫唯知其未始有物則不見有內外死生之異以居喪哭泣與人同而不為哀戚所累則與人異故寓之孟孫氏以明至至者不離乎世俗之同生猶是死猶是哭泣猶是雖欲簡之而不得彼三子者雖不知死生存亡之所在而以生為喪以死為反則未為

適

不知所以生所以死也以反真為樂為人所囑則夫為不就先不就後也孟孫氏不知所以生所以死則生無所喪死無所反也不就先不就先後則死無足樂生無足嘆也非特如是而若化為物者固待其所不知之化而彼亦不知也蓋方將化惡知不化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則吾今與汝其夢未始竟者耶彼有人之形故有駭形而心不動故無損心死生猶夜旦故有旦宅無人之情故無情死此孟孫氏所以特竟也夫唯知此故人哭亦哭無涕不哀是自其所以及而不足惟也且汝方夢為鳥為魚亦不知其夢則今之所言為竟為夢殊未可知以明孟孫氏則忘吾而特竟者也適所以笑適而造之非自適也故不及笑笑所以排笑而獻之非樂笑也故不及排排若排遣憂愁而去之則孟孫氏之忘死生亦不可造而獻也安排則非有為而排之去化則知其不可禦而順之

寥則不礙天則不人則不二道盡于此矣

**循本** 進于知言勝于知喪禮者也簡損也李道者惟欲損其情而不能得孟孫氏已有所損矣主化



為物指已化之人下化已指未化之人所不知之化已者所不自知其化到已身者也言若以為先死者化而為物以等待所不知後化之已乎則彼死者立將化安知不化者哉未化之已方將不化又安知已化者哉乃爾汝之稱與下吾字相對父母是吾親傍人則可呼之為爾汝孟孫但覺傍人哭亦哭是哭不出中而由其所相爾汝者言視其親如傍人之親也因此乃字遂生下吾字設為孔子云且吾與顏回不加孟孫之視其親猶傍人相與吾之矣又安知吾所謂吾之者果然乎因即夢覺以明之只尋常夢為魚鳥未足異夢為鳥而直冥天夢為魚而直潛淵分明吾身是魚鳥矣今却在此言語知得見今是覺耶莫猶是夢耶如此看來吾所謂吾之者正還可知也前言吾特與汝未始覺此言覺亦恐是夢又深一步造詣也適適意也喜者必笑忽識適意之境者中有真樂不及待笑而後適獻笑者忽自獻其笑也排布置也自獻其笑者出于不覺不及布置使之笑以喻自然天真不待拘守禮法也安排而去化綴上排字人

貴

歸

遊

生富貴賤賤各有定分如造物布置然但當安之而已死去則化無復更有寥若曠遠之意一者太極未判之初入于寥天

一者復歸其初也

資

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右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奚來為軼夫堯既已而汝以在義而勦汝以是非夫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塗乎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於其藩許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意而子曰夫無莊之失其羨據梁之失其功黃帝之亡其知皆在鑪

點

性善

卷之三

二十四



生

息

鑄之間耳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劓  
 使我乘成以隨先主邪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為汝  
 言其太畧吾師乎吾師乎多生整多生萬物而不為義澤及  
 萬世而不為仁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覆載天地刻  
 衆形而不為巧此所遊已毀道意以為存義似黥被  
自得貌藩崖也域也無墮子  
曰首有墮子曰替整碎也  
郭註資者給濟之謂黥以仁義劓以是非言其以形  
 也游其藩言不敢求涉中道也且願遊其藩傍而已  
 天下之物未必皆自成也自然之理亦有須治而  
 為器者故無莊據梁黃帝皆聞道而後入其所務也  
 此皆寄言以遺云為之累夫率性直往者自然也往

新

補劓

而傷性性傷而能改者亦自然也庸詎知我之自然  
 當不息黥補劓而乘可成之道以隨夫子邪而欲弃  
 而勿告恐非造物之至也整澤萬物皆自爾耳亦無  
 愛為於其間也安所寄其仁義不為老日新也不為  
 巧自然也此所遊已言遊  
 於不為而師於無師也  
**居註**道之大通遙蕩恣睢轉徙之塗是也無莊自美  
 而累於美據梁恃力而累於力黃帝嘗齋心服  
 形以復乎無知則其始不能無用知也鈺所以銘鑄  
 鏤所以煅煉言三入之入其累非天性無之亦在於  
 鑄鑄煅煉之間則安知造物者之不息黥補劓使我  
 乘其成心以隨先生之無為邪夫整澤萬物長於上  
 古刻彫衆形此吾之所遊而以為師者也  
 也子欲息黥而補劓亦以是為師而已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  
 矣猶未也它日復見以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



樂矣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  
曰回坐忘矣仲尼蹙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肢  
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  
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  
也

適曠

**郭註**曰益矣以損之為益也仁者兼愛之迹義者成  
物之功愛之非仁仁迹行焉成之非義也功見  
焉存夫仁義不足以知愛利之由無心故忘之可也  
但忘功迹猶未玄達禮者形體之用樂者樂生之具  
忘其具未若忘其所以具也夫坐忘者矣所忘哉  
既忘其迹又忘其所以迹者內不覺其一身外不知  
有天地然後曠然與變化為體而無不通也無物不  
同則未嘗不適未嘗不適何好何惡哉同於化者唯

通

化放適故  
無常也

**詳道**則見海不見川道海也仁義禮樂百川也回得  
道而忘仁義禮樂是觀海而忘百川然猶未忘道也  
至於離形而忘物去知而忘心宴然無所係累則道  
果何在哉與我兼忘而已此回之所以賢也義近禮  
仁近樂故忘義而後忘禮忘仁而後忘樂蓋回之忘  
有所不忘而其益有所謂損不忘其所忘以歸於誠  
忘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損非造坐忘之妙何足以  
與此

**呂註**人之為人久矣其悟道雖在言而復  
于無物非一日之積也回聞心齋而未始有回  
則悟道于一言其於仁義禮樂以至於坐忘則非一  
日之積也同則物視其所一故無好化則未始有極  
也以無常同于大通  
則同于化而化矣

頃

性理學  
卷之三

三十一



子與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與曰子桑殆病矣裹  
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  
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促舉其詩焉子與  
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  
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  
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  
者命也夫

**郭註** 此三人相為於無相為者也今裹飯而往食者  
亦任之天理而自爾非相為而後往也何故若  
是者嫌其有情所以趨出遠理也  
命也夫言物皆自然無為之者也

**呂註** 莊子論大宗而卒之以孟孫才類固以為如孔  
子體性抱神以遊世俗而後為至也然恐學若  
以子桑之徒為不及孟孫氏子與之徒為不及子桑  
於是復合而論之其言則皆至於命而安之之辭諸  
子之迹雖不同以道為太  
宗師而至於命則一也

**管見總論** 宗師者所主而導之之稱冠之以大猶  
其本繼以真人真知寢不夢而竟無憂夫以之愛其  
其忠其君而身猶死之况其卓然至真者乎真之可  
貴有尊於君父之命而世俗固知從從事乎响濡濕  
沫不若相忘忘湖之為愈也大塊載形佚老息亦此  
造物之善吾形也而人多會生畏以故設藏舟藏山  
之喻以破其惑凡有形有生理無不逝雖整澤深固  
猶不免乎變遷以有限之軀載無窮之宇何惡保其  
不遷哉唯能藏天下於天下斯無遷矣是乃聖人所  
道一化所待生天地萬化而未始有極者何特遷  
人之形而竊喜之乎長上古而不為老登雲天而處

莊子

卷之三

二十七



友

謂

文官皆真人之妙用太宗師體之以為本其物李徒倚之以為命者也女偶之無古無今則成生不得係之美祀來之莫逆相方則物我不得問之矣故左雞右彈神馬凡輪聽造物之化隨所遇而安古之所謂懸解也曾何蟲臂鼠肝之足較而妄存躍治之疑邪子反琴張強歌而曳桑戶以游世為勞反真為幸此遊方之外異乎世俗者方且與造物為人則壽夭窮通不足盡其變天地寒暑不得拘其體矣孟孫氏有駭形而無損心猶夢為魚鳥而腐天沒淵安於一時之化豈以形間而異情哉顏子墮禮黜聰坐忘造極傳心理窟繼統聖門實為師者善化之力也至於手桑鼓琴若歌若哭求其為之者不得卒歸之于命真人已得道則超乎命世累不得係之所得真知則究極天人暢達性命而無疑者也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則以處已而言命物之化而守其宗則以筆物而言處已之命于桑是也筆物之命其唯大宗師乎

應帝王第七

郭註夫無心而任乎自化者應為帝王者也循本此篇所以應為帝

玉之用帝王而悟此反乎太古之世矣故內篇止此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泰氏其卧徐徐其覺教于于一以已為馬一以已為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於非人

藏仁懷石心以結人也一作藏善也徐徐安穩貌于于無知貌簡文云皆寐之狀也

郭註

夫有虞氏之與泰氏皆世事之迹耳非所以迹也所以迹者無迹也世孰名之哉未之當名何勝負之有故乘羣變履萬世世有夷險迹有不及也夫以所好為是人所惡為非人者以是非為域者也能

履

問



耶

出於非人之域者必入於無非人之境矣故無得無失無可無不可豈直藏仁而要人邪為馬為牛則奚是人非人之有任其自知故情信任其自得故無為不入乎是非之域所以絕於有虞之世也

**呂註** 四問即子知物之所同是耶子知子之所不知耶然則物無知耶所謂知之非不知不知之非知耶四問而王倪一答以不知夫物之所同是者止于所不知王倪之不知乃真不知而體之者也有虞亦訓憂虞泰氏亦泰定之義謂有知而有虞不若無知而泰定存虞氏之迹猶滅仁以要人而人從之固得入矣然以仁為滅而是之不免以不仁為否而非之是未始出於非人有非人樊然斃亂矣泰氏其卧徐徐其覺于以已為馬牛莫之惡也故其知信而不疑其德真而不偽惡知其不仁之為否而入於非人乎自王倪觀之則有虞氏不及泰氏可知矣所以迹者解心釋神深造乎王倪之所不知而已

**循本**

有虞氏懷藏仁道以要結人心固亦得人矣然猶出于人為不若非人則相與于無相與故曰未始出于非人若太古泰氏寢處自然無所作為或以已為馬或一以已為牛初無定名蓋緣泰氏其知實信其德甚真不如有虞氏懷仁以要人故也然本非有意如此故曰未始入于非人因未始出字却

始入字

**荆川**

言舜猶有意尚是出于人道而非出于天道也未始入于非人泰氏之于天道不期而合也真知無知是以能無不知帝王之道尤宜忘知以任物使聰者為之聽明者為之視知者為之

**管見**

謀勇者為之擇吾則端拱而致無為之治豈不偉歟道合乎天而人歸之此應帝王之第一義也

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汝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已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

矣



狂接輿曰是欺德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蚤負山也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鼯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而曾一蟲之無知

**郭註**

欺德者以已制物則物失其道也夫寄當於萬物則無事而自成以一身制天下則功莫就而任不勝也故聖人之治也全其分內各正性命而已不為其所不能也且禽獸猶各有以自存故帝王任之而不為則自成也汝曾不如人乎此二蟲之各存而不待教乎

**筆乘**

日中始人姓名經之式義之度皆所以正人也而離性已遠故謂之欺德涉海必溺鑿河難成蚤負山則不勝任以欺德而治天下亦猶此耳聖人之治也治因其自治而毋以正人為也故曰外乎正

而後行斷已然盡其性命之能事而已矣性命之能事我無為而民自正之謂也夫鳥鼠避患曾不待教况民之有知豈不如一蟲而必作為經式義度以拂亂其常性哉

天根遊於殷陽至蓼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為天下無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豫也予方將與造物者為人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以處壖埌之野汝又何用請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為又復問無名人曰汝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莽眇輕虛狀壖埌猶濼蕩也吊法也崔本作焉



欲益之私也

極與

郭註

問為天下則非造於太初止於玄冥也與造化者為人則任人之自為莽渺羣碎之謂耳乘羣碎馳萬物故能出處常通放乎自得之場不治而自治也遊心於淡任其性而無所飾也合氣於漠漠然靜於性而止也順物無私而天下治言任性自生公也心谷也也谷私果不足以生而生而順公乃全也

呂註

無名人則體道者也體道者無所欣厭此云所欣厭入同也折則與造物者為人厭則乘羣之鳥出六極之外何則彼其為人存止在已出人無迹孰肯以天下為事汝又何歸以治天下感其心為遊心於淡至無容私焉是乃無事而取天下之道也

筆乘

豫即凡事豫則立之豫言有先于為天下者也無以先之而求為天下于天下則後矣與造物者為人與化俱運任而不助也乘羣出六極凌虛履妙超陰陽也遊何有處壙垠造道之域居空同也

此即豫之道也而猶不寤故又明言以示之遊心者泠然自得而復于至靜也故曰遊心于淡合氣者其息深深而歸于至虛也故曰合氣于漠此皆順物自然而不以己與之故天下治蓋無意于為天下而為天下之道莫妙于此矣

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彊梁物徹踧明學道不勸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且也虎豹之文來田猿狙之便執殽之狗來藉如是者可比明王乎陽子居蹙然曰敢問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已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使物自喜立

狙



乎不測而遊於無有者也

嚮疾如鸞，應聲之疾，強梁之貌也。田獵也。藉繩也。繫

也。繫

**郭註**

晉易技係勞形，休心言此功夫容身，不得不足

身非涉虛，以御乎無方也。天下若無明王，則莫能自得，命之自得，實明王之功也。然功在無為而還，任天下天下皆得自任，故似非明王之功。夫明王皆就足物性，故人人皆云我自爾而莫知恃賴於明王。雖有益天下之功而不舉，以為己名，故物皆自以為得而喜也。立乎不測者，居變化之塗，日新而無方也。遊于無有者，與萬物為一體，則所遊者虛也。不能冥物，則造物不暇，何暇遊虛哉。

**呂註**

嚮疾者趨事之速，強梁則非以柔勝物而微之，未能日損以為道者也。能有所技，則勞其形，思有所係，則休其心。猶百工以短長有無，胥易非聖人所以

用天下也。虎豹猿狗之來，日藉皆有以取之，則夫勞形休心而為天下用者，亦強梁疏明之所自取也。藉猶借言，巧力為人所借也。有力弗居，化貸弗恃，則凡有者不得舉而名我，使物自喜而已。所以然者，立于不測遊于無有故也。

**循本**

徒更作之人，則勞形也。技巧係累之人，則休心也。

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歸，以告壺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為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與世亢，必信



夫故使人得而相汝嘗誠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  
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  
矣不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泣涕洟  
襟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  
正是殆見吾杜德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  
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  
然有生矣吾見其杜權矣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  
鄉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是殆見吾  
善者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

治

子曰子之先生不齊吾無得而相焉誠齊且復相之  
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鄉示之以太冲莫勝是  
始見吾衡氣機也鯢桓之審為淵止水之審為淵流  
水之審為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嘗又與來明日又  
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委壺子曰追之列子追  
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弗及已壺  
子曰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而委蛇不  
知其誰何因以為是願靡因以為是波流故逃也然後  
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二年不出為其妻饗食豕

莊子

齊人

莊子



土 熟

如食人於事無與親彫琢後朴塊然獨以其形立紛而封哉一以是終象雌無雄又奚卵者言汝受謂未熟故未成若衆雌無雄則無卵也地文與土同也鯢魚也植盤植也審音盤回流所鍾之域也司馬云當作蹠聚也象從人從弓音類作茅非

聚

鍾 訓

郭註 奔而走 不喜見聞 亦日也 無雄奚卵 言列子之志懷道也 未懷道則有心有心而尤其一 方以必信於世故可得而相之 萌然不動亦不自正與枯木同 其不華濕灰均于寂魄此乃至人無感之時也 夫至人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其行也水流其止也淵默淵默之與水流 天行之與地止其于不為而自爾一也 今季咸見其尸居而坐忘 即謂之將成見其神動而天隨 即謂之有生 誠能應不以心而理自玄符與化升降而以世為量 然後足為物主而順時無極故非相者所測耳 此應帝王之大意也 德機不發日

焉

杜權亦機也 今乃自覺 昨比之所見 見其杜權 故謂之將成也 天壤之中 覆載之功 見矣 比之地文不機外乎 此應感之容也 任自然而覆載則天機玄應而利名之飾 皆為棄物 機發於踵 常在極上起也 發而善於彼 彼乃見之 居大坤之極 浩然泊心 而玄同萬方 故勝負莫得措其間也 無往不巧 混然一之 以管窺天者 莫見其涯 故似不齊也 淵者靜默之謂耳 夫水常無心 委順外物 雖流之與止 鯢相之與龍 雖常淵然 自若未始失其靜默也 至人用舍 雖異玄默焉 故若舉三異以明之 雖波流九變 治亂紛然 居其極者 常淡然自得 泊乎忘為也 未始出吾宗者 雖變化無常 深根寧極也 委蛇者 無心而隨物化也 不知誰何 泯然無所係也 變化類靡 世事波流 無往而不因也 夫至人一耳 然應世變而時動 故相者無所措其目 自失而委 此明應帝王者 無方也 食承如食人忘貴賤也 於事無與親 唯所遇也 離珠復朴 去華取實也 塊然形立 外飾去也 紛而封哉 雖動而真不散也 一以是終 使物各自終也

猶

莊子

卷之三

三十一



**呂註** 既其文未既其實實者不識不知之處是也夫  
 道未始有物虛空無相莫之與匹猶象雖無雄  
 吾非應物君然有藏于胸中猶無雄而卵是以道與  
 其亢而必信者故使人得而相也地與陰同德則莫  
 得而見示以地文使得而見也地震則不動不正即  
 不止之者動之微也初見濕灰以為灰不知其壯也  
 及其有生然後知向之所見為杜權而非正也天則  
 與陽同波莫得而見示以天襲使得而見也名實不  
 入則無為機發於踵所以示之也壤者物所自生踵  
 者息所自起是以知其有生而為善者機也地文則  
 陰勝陽天壤則陽勝陰太冲則莫之勝而不一是以  
 疑其不齊莫勝則平故謂之氣機也三淵之義以喻  
 心善淵雖流止之與鯢桓蓋未嘗不淵也太冲莫勝  
 亦若是而已矣及乎未始出吾宗則藏於天而示以  
 無所示彼莫得而見故自失而走蓋季成以其心相  
 人之心或無心則彼所以相者亦不能獨立是以朱  
 滅而不可復得也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則無志無  
 為其止也因以為角藤則莫知其為藤也其動也因

壤

以為波流則莫知其為流也求我于動止之間皆不  
 可得此其所以逃也食豕如食人則忘我之至於事  
 無與親致虛之極也雕琢復朴塊然獨立紛而封哉  
 一以是終雖萬物擾擾而吾之封自若終莫之變也  
 循本 無雄奚卵者如參同契云牝雞不獨卵蓋言復  
 地文者山川草木也草木萌芽恬然安靜不見動搖  
 各正性命不待人力但覺大地寂然而已度人經所  
 謂神風靜默山海藏雲天無浮翳四氣朗清一國地  
 土山川林木繩平一等無復高下正是此意即所謂  
 杜德機杜閉藏不可見也杜權者閉藏之中却有權  
 變覺與昨日所見畧不同也杜權正與杜德相對天  
 壤者天之十辰猶言天之壤地也天壤字又與地  
 文相對地主靜天主動謂之天便有動意示以天壤  
 者外則名實不能入其心內則機發於至深季成見  
 吾善端發露之機耳猶有不盡知者太冲猶言太和  
 太冲莫勝衡平也衡氣機者處于地文天壤之間動



冲

靜各半得真平也。衝字又對上權字示之以太冲莫勝者即衝氣機也。鯢植鯢所盤植也。審當作審米汁也。水或淵處必有泡沫浮于水面如米汁也。流水之審為淵者上面雖水流下頭水却停蓄也。鯢植之處止水之處上面流水底下停蓄之處皆謂之淵。淵有九名見列子此不過處其三言尚未盡也。止水之淵以况地文杜德機是全然不動。鯢植之淵以况天壤善者機雖淵水不動有鯢盤植其中便有靜中微動意。流水之淵以况太冲莫勝衝氣機水上一半流下一半止。流止各半正得其平。故以為太冲衝氣之喻。未始出吾宗宗節所謂太宗師也。

季士表

季咸者以我之心感入之心以我之見感入之見。故禍福壽夭之妄名起矣。名既已妄又妄言之世之滯於相而不能冥妄者又妄受之直以是為真故奔而走也。彼至人者踐形於無形之表起數於無數之先又惡得而相哉。故始示以地文而疑其奴次示以天壤而疑其生殊不知形之生皮心之

起一作超

儼

起滅也。心之起滅見之有無也。壺子未始有心靜與陰同德動與陽同波。冲則陰陽之中莫勝。天地之至也。萬法一致本無高下。彼見不一謂不齊耳。二者皆謂之機。以其動之微可得而見也。及其未始出吾宗則示以無所示。彼以實授我而此虛彼以有受我而此無。彼之起心後見有盡此之離人入天無盡所以自失而走也。壺子謂見吾三機則猶立我與之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則我亦忘矣。示之者誰耶。見之者誰耶。莊子論應帝王而言此者。夫帝王之應世唯寂然不動。故感而遂通。唯退藏於密。故吉凶同患。一將出其宗。弊弊焉。以天下為事。則人得而相之矣。古之帝王所以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者。以此。

王旦

古者帝王之治天下必有不可測之用。故使人不可得而相。孔子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及其可執也。而相。我夫堯一而已。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其仁如天。其知如神。若此之多變。然則聖人出而治天下使入不可得而相者。固所以取天下而用之之道。

莊子

卷之三

三十一



也

**筆乘**

不震不正崔本作不震不止全然列子作不然莫勝列子作莫朕審列子作潘無與親列子作無親封哉列子作封我似于文義為優當從之

無為名尸無為謀府無為事任無為知主體盡無窮而遊無朕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亦虛而已至人

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

尸主也

**郭註**

無為各尸因物則物各自當其名也無為謀府使物各自謀也無為事任付物使各自任也無為知主無心則物各自主其知也體盡無窮因天下之自為故馳萬物而無窮也遊無朕任物故無迹也

盡其所受乎天足則止也無見得見得則不知止也亦虛而已不虛則不能任羣實也若鏡者鑒物而無情也不將不迎不藏來即應去即止也物來即鑒鑒不以心故雖天下之廣而無神勞之累

**呂註**

無為各尸則我無名而天下莫能名無為謀府則我不謀而天下為之謀無為事任則我無為而任事者責無為知主則我無慮而天下為之慮體盡無窮則光大之至遊乎無朕則鬼神莫觀况于人乎若然者盡其所受於天而無見得所謂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所謂虛者豈虛之而後虛哉吾心本虛故也其心若鏡不將則既往無所存不迎則未來不可見應而不藏則方今不可得盡其受於天者如此是以勝物而不傷也

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



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  
 無有嘗試鑿之曰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忽斃喻有象  
渾沌清濁未分喻自然也簡文云儵忽取神速譬有為也渾沌合和貌譬無為也

**郭註** 為者敗之

**呂註** 南陽喻儵然而有北陰喻忽然而無中央不有  
 不無所以會合之也儵忽雖異乎渾沌而渾沌未嘗與之異故云待之甚善知其為善而謀報之則所以視聽食息者日鑿而與物通矣欲其林之不喪不可得已

**管見總論**

古之應帝王者無為而萬物化無欲而天下足淵靜而百姓定故南華以齧缺問王倪為是篇之首有虞喻多慮泰氏喻無為無為足以配天此帝王所應也若夫以已出經式義度欲以化

天下之民無異矧也重拘而致鳥鼠是速其高飛深穴之逃耳蓋有為則有心有心則知謀所由出姦詐所自生雖父子之天有所不能固其於君民之除來如標枝野鹿之相惡可得乎是以天根問為天下谷以心澹氣漠順物無私子君問明王之治若以忘功善貸使物自喜皆所以應帝王之道以無為為之者也鄭有神巫知人生皮喻知謀之士審觀時政足以料國之興衰知謀數術不越乎人為之偽所以用之有窮而無為之主則豈知謀可度術數可窺哉結以南北二帝遇於中央言道散為物離無人有今會而一之非不善也有一則有散所以啓儵忽之鑿不若彼此無心相忘而交化也

**內篇管見總論**

南華一經其言也端激穎號跌宕乎之與窮神極化道貫天人隱然法度森嚴與易老相上下始於道造遊終以應帝王者學道之要在反求諸已無適非樂然後外觀萬物理無不齊物齊而已可忘已忘而養生之主得矣養生所以善已應世所



以善物皆在德以充之充則萬物符契宗之為師太  
宗師之本立矣措諸治道也何誰內則為聖為神外  
則應帝應王斯道之所以歛之一身不為有餘散之  
天下不為不足也夫真人之所造詣即七篇而不泥  
離七篇而膠合所以外混光塵內存  
慧照善學者於內篇求之思過半矣

外篇

駢拇第八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縣疣出乎形哉  
而侈於性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而非  
道德之正也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  
者樹無用之指也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於

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

駢拇足大指連第  
一指也枝指手有

六指也贅贅肉依附於形故曰附贅疣腫結繫係於  
形故曰懸疣多方多端也列於五藏如肝脾仁肺神  
義之類多方駢枝於仁義之情此多方字疑衍多方  
於聰明之用方字亦疑衍以下文多於聰明者證之  
可

郭註

夫長者不為有餘短者不為不足此則駢贅皆  
出於形性非假物也駢與不駢其性各足而此

獨駢枝則於眾以為多故云侈耳而惑者或云非性  
因欲割而棄之是道有所不存德有所不載而人有  
棄於物有棄用也豈至治之意哉物有小大能  
多所大即駢所多即贅駢贅之分物皆有之  
任是都棄萬物之性也夫與物冥者無多也  
於仁義者雖列於五藏然自一家之正耳未能與物  
無方而各正性命故曰非道德之正也方之少多天  
下未嘗有有限然少多之差各有定分毫芒之降即不



可以相蔽故各守其方則少多無不師得或者間多之不足以致棄多而任少是舉天下而棄之不亦矣乎故駢枝於手足直自性命不得不然非以有用故然也五藏之情直自多方耳而少者橫復尚之以至淫僻而失至當於體中也聰明之用各有本分故多方不為有餘少方不為不足然情欲之所蕩未嘗不賤少而貴多也見夫可貴而矯以尚之則自多於本用而困其自然之性若乃忘其所貴而保其素分則於性無多而異方俱全矣

**呂註**

駢指非不出乎性而德則所無也附贅贅非不出乎形而性則所無也於所無而有之此所以為侈其氣為五行其德為五常其事為五事其形為五藏則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非不列於五藏也而非道德之正則亦所無而已故駢於足枝於手皆為無用而所謂道德之正皆無為以反一而已駢枝贅疣雖非性之正亦出於形不可去也五藏之情雖非道德之正亦出於性不可治也今

**崔謨**

設仁義之教以治五藏之情猶削駢枝贅疣也既傷自然之理更益其疾矣

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鍾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簞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駢於辯者墨尾結繩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敝跬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不為駢而枝者不為跂岐長者不

莊子 駢枝 駢枝者不為駢而枝者不為跂岐長者不



為有餘短者不為不足是故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短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離朱黃帝時人孟子作離婁百步見秋毫之自然也曾史曾參史繇也墨瓦結繩言聚無用之語如瓦之累如繩之結也實如點竄之窟增其文句也敝疲也跬半步也言辯者之勞如疲敝之人半步而行也

**郭註**夫有耳目者未嘗以稟聾盲自困也所困當在於於希離慕曠則離曠雖聰明乃亂耳目之主也曾史性長於仁耳而性不長者橫復慕之慕之而仁仁已偽矣天下未嘗慕桀跖而必慕曾史則曾史之簧鼓天下使失其真性甚於桀跖也騁其奇辯致其危辭者未嘗容思於禱枕之口而必競辯於揚墨之間則揚墨乃亂羣言之主也此數子皆師其天性直自多駢旁枝各自是一家之正耳然以一正萬則萬

不正矣故至正者不以已正天下使天下各得其正而已物各任性乃正正也自此以下觀之至正可見矣以枝正合乃謂合為駢以合正枝乃謂枝為歧以短正長乃謂長為有餘以長正短乃謂短為不足各自有正不可以此正彼而損益之知其性分非可斷續而任之則無所去憂而憂自去矣

**呂註**明者謂其自見今以所見為明是以自見與所見在外者則是益而多之也聰者謂其自聞而聲律絲竹皆通則天下皆足於已不為有餘也擢德則助長塞性則厭其所生惟其為之太過以收名聲則天下相鼓和之以奉不及之法此曾史所以枝於仁也道在不言則辯非道也瓦竇鱗比而累之繩貴條直而結之句所以通其讀而竄藏之心貴乎虛而遊於堅白同異之間故行跬立以喻無用之言如累瓦結繩然者此揚墨所以駢於辯也凡此皆非天下之至正彼至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則無為自然而無所加損矣



筆乘

按學在作學九竈句作竈身陸譽作毀譽正止作至正不為岐作不為岐斯理順文從不煩強

解矣如皆

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彼仁人何其多憂也且夫駢於  
毋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斲之則啼二者或有餘於  
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  
世之患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饗富貴故意仁  
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器器也且  
夫待斲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約膠漆而  
固者是侵其德也屈折禮樂吟吟愈仁義以慰天下

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  
以鉤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麗  
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纆墨索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  
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不  
二不可虧也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纆索而遊乎  
道德之間為哉使天下惑也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  
何以知其然邪自虞氏招喬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  
莫不奔命於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財日饗器  
器聲也一云憂世之貌屈折肢體以為禮  
樂吟俞顏色以為仁義纆索也撓亂也



郭註 仁義自是人之情性但當任之耳恐仁義非  
情而憂之者真可謂多憂也駢於樹者謂之  
足故泣而決之枝於手者謂之有餘故啼而斲之  
如是舉羣品萬殊無釋憂之地矣惟各安其天性  
決駢而斲枝則曲成而無傷又向憂哉兼愛之迹  
尚則天下之目亂矣以可尚之迹蒿令有患而遂憂  
之此為陷人於難而後拯之也然今世正以此為  
耳夫貴富所以可饗由有蒿之者也若乃無可尚之  
迹則人安其分將量力受在豈有決已效彼以饗  
非望哉故仁義自是人情也而三代以下橫其  
棄情逐迹如將不及不亦多憂乎夫物有常然任  
不助則泯然自得而不自覺也同物故與物無二而  
常全任道自得則抱朴獨往連連假物無其間也  
仁義連連祇足以惑物使喪其真耳東西易方於體  
未虧矜仁尚義失其常然以之於地乃太惑也夫與  
無傷者非為仁也而仁道行焉令萬理皆富者非  
為義也而義功見焉故當而無傷者非仁義之招也  
而天下奔馳棄我徇彼所以失其常然故亂心不由

於醜而常在美色撓世不出於惡而常在仁義則仁  
義者德天下之具也雖虞氏無易之之情而天下之  
性固已  
易矣

呂註 夫仁義列于五藏矣為而非人情乎惟其為之  
太過而不由道德之正是以意其非人情彼仁  
人多憂則為之太過者也夫駢枝之于手足或有餘  
于數或不足于數至于去之而憂則一今世之仁人  
蒿目而憂世則有餘于數之類決性命而饗富貴則  
不足于數之類然莫知其非性命之情而守之則決  
之而泣斲之而啼之類也夫待規繩而正膠漆而固  
者是削性侵德失其常然者不事乎規繩膠漆  
而自然正固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得古而不弊今  
而不新此所謂常然而道德之正也則仁義又奚連  
連如膠漆釋索遊于其間而使天下惑邪易方則以  
東為西易性則以無為有人人生而靜抱仁義以贊之  
是以仁義  
易其性也

注  
易



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為殉一也。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策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盡殉也。彼其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

若

擾

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殺身從之曰殉，男曰鬻，女曰嫁。日殺，女而婦，故曰殺，塞，悉代，反漢書。

吾丘壽王以善格五待論註博塞也

郭註：自三代以上實有無為之迹，無為之迹亦有所不得已，或以藏瘼之事，易垂拱之性，而況悠悠者哉。夫鷦鷯居而穀食，鳥行而無章者，何惜而不殉哉？故與世常冥，唯變所適，其迹則徇世之迹也。所遇者或時有癡瘼，禿脰之變，其迹則傷性之迹也。然雖揮斥不極，而神氣不變，手足癡瘼而居形者，不擾則奚殉哉？無殉也。故乃不殉其所殉，而迹則與世同殉也。天下之所惜者，生也。今殉之太甚，俱殘其生，則所殉是非不足復論。夫生奚為殘性，奚為易皆由尚無為之



迹也若知迹之由無為而成則絕尚去其反  
冥我極堯桀將均于自得君子小人奚辨哉

**呂註** 聖王之迹而其所以為神者隱矣如禹之臍胎

湯武之征伐雖出于不得已而其迹則不免于殉天

下之弊莊子欲絕其弊而反于神之本宗則其論聖

人宏爾非少之也伯夷之名則挾筴而亡羊之譬盜

跡或利則博塞而亡羊之譬所或不同殘生傷性均

也此為道者所以貴乎兩忘而化其道

**詳道** 伯夷或名蓋不能弱其志盜匪或利蓋不能強

以羊從言為義羊從大為美誠有取爾也故莊子以亡羊為失道之喻

**口義** 挾筴執卷也投瓊曰博博不投曰塞猶今骰子也

且夫屬燭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臧

也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俞兒非吾所謂臧也屬其  
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  
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謂臧非仁義之  
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吾所謂臧者非所謂仁義之  
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  
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  
而已矣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入  
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  
者也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



同為淫僻也。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教為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為淫僻之行也。俞兒古善識味人也。淮南子作申兒。尸子曰：贈俞兒和之，以薑而為人主，上食。

**郭註**：以此係彼為屬，屬性於仁。仁者耳故不善也。如彼而我已喪矣，故各任其耳目之用而不係于離曠。乃聰明也，故善於自得者忘仁，而仁謂仁義為善，則損身以徇之。此於性命還自不仁也。身且不仁，其如人何？故任其性命乃能及人，及人而不累於己，彼我同於自得，斯可謂善也。夫絕離棄曠，自在聞見，則萬方之聰明莫不皆全不自見不自得。此念已效，人者也。雖效之者，大而己已亡矣，苟以失性為淫僻，則雖所矣之塗異其於失之，一也。愧道德之不為謝，冥復之無迹，故絕操行，忘名利，從容效累遺我，忘彼若斯而已矣。

**目註**：性者物之所屬，非屬於物者也。而曾史屬於仁，也。兼於其德，乃賦之體，非謂仁義能賦之。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謂仁義則已有謂，其所賦者特未定也。任性命之情，則無謂，而不可名。真所謂賦也。聰明者亦然，不聞彼而自聞，不見彼而自見，是謂見聞者。者也。苟其見聞在彼，而不在我，是得人之得，適人之適，而未能自得，其性命而適之，則盜跖伯夷豈有間哉。上不為仁義，下不為淫僻，則兩忘矣。

**管見總論**：內篇命題本於漆園，各有深意外雜篇則亦存焉。內篇既議述性命道德之理，故於外篇首論道德性所不當有者，猶駢枝贅疣之於形也。本意原於道德經之餘，食贅行以明自見自矜者之遠於道也。而敷演湧流浩瀚，若此夫人之德性粹然如玉，若璞也。其所漸被木潤山輝，及為聰明所鑿，仁義所分，但知求善於物在己之真淳喪矣。故舉曾史離曠揚墨得



性之偏沿習之僻是為多駢旁枝之道而天下猶奔  
莫之舉失其性命之情離其道德之正所以亂天下  
也唯能忘其異而一之如鳥鶴之無容斷續而各不  
失其自然斯為近道矣然天下皆惑吾將奈何遂設  
臧穀亡羊以喻伯夷盜跖各以所徇為君子小人之  
分而其殘生傷性一也信能去迹絕尚性無所屬反  
本冥極遊乎物初則駢枝贅疣與形俱忘君子小人  
均於自得故終以順性命之情為至而本然之聰明  
不廢也

馬蹄第九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齧草飲水翹足而  
陸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及至伯  
樂洛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維之連之以騶馬

驟

概燒

的編之以阜棧馬之灰者十十三矣饑之渴之馳之  
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概飾之患後有鞭策之威而馬  
之灰者已過半矣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  
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夫埴木  
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  
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  
燒鐵以煉之剔剪其毛刻削其甲也維絡通絡首  
日羈絡足曰馮阜棧槽櫪也馬銜曰馭馬轡曰節  
郭註無羨於榮華耳有意治之則不治矣治之為善  
斯不善已夫善御者將以盡其能也盡能在於自任  
而乃走作驟求其過能之用故有不甚而多灰焉

生人耳

卷之三

四十七



若乃任駑驥之方適遲疾之分雖足迹接乎八荒之表而衆馬之性全矣或者聞任馬之性乃謂放而不乘聞無爲之風遂云行不如臥向其狂而不返哉斯失乎莊生之旨遠矣

呂註 馬之齧草飲水而無羨義臺路寢則民耕織自而外者十二三則強爲仁義而天下始疑之譬也饑渴馳驟而馬之失者過半則屈折禮樂而天下始分之譬也天下有常然因其性而爲之今陶匠之器爲方圓曲直皆失其常然者也爲天下而失其常然所不知在宥之道而治之之過也

循本 齊司農云古者書儀但爲義儀臺即郊特牲所謂臺門也築土爲臺臺上築屋當甲爲門因以爲宮室之儀今俗猶稱儀門天文亦有天儀之庭路寢正寢也舉儀臺路寢總宮室之全言之伯樂姓孫名陽善馭馬石氏星經云伯樂天星

名主典天馬孫陽善馭馬故以爲名

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萬物羣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羣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闕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竝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及至聖人整別躉薛爲仁躄支爲義而天下始疑矣澶漫爲樂摘僻爲禮而天下始分矣故純樸不



衍

殘孰為犧樽。白玉不毀，孰為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為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夫殘樸以為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為仁義，聖人之過也。填填，遲重也。顛顛，專一也。斃斃，與跋皆用心為仁義之貌。澶漫，淫行也。摘僻，多節也。又須溪云：摘，如摘地之摘，僻，如鞭辟之辟。

**郭註**：性之不可治，治之乃善治也。夫民之德小異而大同，此天下之所同而為本者也。守斯道者無為之至，放之而自一耳，非黨也。故謂之天放。填填，顛顛自足而無求於外之貌。不求非望之利，故止于馴家而足。混芒同得與一世而澹漠焉。豈國異而家殊哉。足性而止，無吞夷之欲，故物全與物無害。故物馴也。知則離道以差，欲則離性以飾。素樸者無煩乎知欲也。聖人

駢

澶

者民得性之迹耳，非所以迹也。此云及至聖人猶云及至其迹也。聖迹既彰，則仁義不真而禮樂離性。徒得形表而已矣。有聖人則有斯弊，吾若之何哉。殘樸為器，毀玉為璋，以下皆變朴為華，棄本崇末，其於天素，有殘廢矣。世雖貴之，非其貴也。工匠則有規矩之制，聖人則有可尚之迹。

**呂註**：民復常性而不離其真，則所謂聖者不可得而始有分也。及離乎其真，有所謂聖人者出，為仁為義，不由乎自然，為禮為樂，不由乎至正，而天下始疑。始分矣。殘樸為樽，以泚毀道德為仁義，毀玉為璋，以泚離情性為禮樂，皆多駢紛枝之道也。絕巧而返乎樸，則工匠之罪除，棄仁義而任道德，則聖人之過免矣。

**循本**：填實而不虛浮，顛冥而不晶來，斃斃跛足而勉，澶漫猶泛濫摘僻，糾摘其邪僻也。

疑



鑿

**筆乘** 儀樽才情音義舊從鄭司農讀如沙者非鄭  
杏張逸以為畫鳳尾婆娑然也梁劉杏曰此言  
未必安古樽鼻皆刻木為鳥獸鑿頂及背以出內酒  
魏魯郡得齊子尾送文器有儀樽作犧牛形晉曹巖  
于青州發齊景墓得二樽形亦為  
牛象皆古遺器則知鄭為臆說也

介

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  
踉馬知已此矣加以衡扼齊之以月題而馬知命  
倪 謂闔因扼驚至曼詭銜竊轡故馬之知而能至  
盜者伯樂之罪也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為行  
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已此矣及至聖  
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駢跂仁義以慰天下之

心而民乃始踈跂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  
人之過也 靡摩也小踈謂踉月題馬額上當額如月  
形者介倪猶睥睨也闔曲也驚抵也曼突  
也詭銜吐出銜  
也竊轡齧轡也

**郭註** 御其真知乘其自然則萬里之路可至而羣馬  
之性不失馬性不同而齊求其用故有力竭而  
應作者含哺鼓腹民之真能及至聖人屈折以禮樂

**呂註** 馬之食草飲水相靡相踉知止此矣猶赫胥氏  
之民無知無為含哺鼓腹也加之衡扼齊以月  
題猶屈折禮樂縣鼓仁義以匡慰天下也馬知命倪

謂闔曲也闔曲控扼驚則馬之狠曼則馬之  
知夫衡扼銜轡介倪闔扼之所在而施其驚曼以策  
銜竊轡此馬之知所以至盜也然欲馬知不至於  
盜人心不至於行知者無他反其真性而已矣

銜題

懸



循本

再以其言又進一步說馬之相與必以足向後

自出其術竊變偷脫其轡懸

跛如懸物而使人跂足及之

管見總論

是篇一意語分四節首敘題意以御馬明

尾形容馬之性情喜怒哀曲書其態次借陶埴立論言

有心有為於治而櫻拂天下之性情不着無為而在

物之自化也又舉至德之世無知無欲後主立法不

下始疑無異伯樂之從事乎燒剔刻錐以求追風之

步也未引上古民淳俗厚熙熙自樂以證皇王

無為之效後世求治大過而至于不可治矣

莊子翼卷之三終



